

血谷幽魂

【台湾】陈青云 著

下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第十一章 奇人奇事

一个森冷而苍劲的女人声音，从洞的深处传出：“何人胆敢闯洞伤人？”

周靖心里明白，那枯瘦老者的身手，比他只高不低，如非他的“玄龟神功”能避掌指，使那老人惊愕错愕的话，他未必能伤得了对方，而那老者只不过是看洞的，由仆及主，这洞主必非常人，当下大声应道：“在下周靖求见洞主！”

“这就是你求见的礼数？”

“在下情非得已，被迫出手！”

“哼，小子乳臭未干，竟然自付艺高，上门欺人……”

“在下说过情非得已！”

“进来！”

周靖略一思索之后，昂然举步向洞的深处行去。

洞径两折之后，眼前光华大盛，一间巨大的石室，呈现眼前。

周靖止住脚步，目光朝石室之内一扫，不由连打了两个寒噤，几乎惊叫出声。

石室正中，一张铺设华丽的石榻之上，端坐着一个白发纷披的怪人，面目全被遮掩，只露出部分躯体，衬以冷森森的珠光，分外显得阴森可怖。

若不是方才的话声，他真疑所见的是妖怪而不是人。

“桀桀……”

那怪人一见周靖之面，突地发出一阵刺耳怪笑，笑声如裂金帛，覆面遮身的白发，簌簌飘飞，周靖不由头皮发炸，浑身汗毛逆立。

一缕劲风，从身后袭来，他连转身都来不及，便已被两只钢爪，扣个结实。

“小子，你简直是胆大包天，寿星上吊，活得不耐烦了！”

听声音，周靖知道偷袭自己的是那刚才被自己击伤的枯瘦老者。

怪人笑声戛然敛住，沉声道：“王叔，放开他！”

“小姐，这小子扎手，掌指下伤……”

“你只管放开他！”

钢爪在话声中移去。

周靖几疑自己听错，这枯瘦老者，竟然称呼这白发纷披的怪女人叫小姐，而怪女人又称对方为王叔，此非不可思议的怪事？

枯瘦老者话声再起：“小姐，如何发落？”

“你且退下，待我先问个明白，对了，把水府闸门关闭！”

“是！”

老者恭诺而退。

怪女人沉默了片刻，开口道：“小子，近前一点！”

周靖向前挪了数步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周靖！”

“来此何为？”

“寻找一样东西！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周靖不由一窒，不知该如何说才好，“圣剑飞虹易斌”沉

入潭中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他根本就不知道，是一本秘笈吗？
绢折吗？还是……

“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

周靖心念一转，含混地道：“一本奇书！”

“奇书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什么样的奇书？”

“这个……在下没有目睹过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小子，你是在弄什么玄虚？”

“这本奇书，是在下一位父执沉入潭中，遗命在下寻回！”

“口说无凭！”

“洞主是否得见这本奇书？”

“告诉你，有这回事不错，这本奇书本人在十年前得到。”

周靖急道：“那洞主已练成了奇书所载武功？”

“这个……似乎没有告诉你的必要！”

“可否请洞主送还？”

“你说得太天真了！”

周靖面色一变，道：“洞主想据为己有？”

“小子，何以证明这本奇书该属于你？”

“江湖之中，有不少人知道！”

“就算你的，可是……”

周靖心中一紧，道：“可是什么？”

“你已无缘获得到它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本洞主无意让你活着离开！”

语音平淡，但听来令人不寒而栗。

周靖下意识地朝后一挪脚步……

背后响起沙沙的脚步声，接着是那枯瘦老者的话声：“小

姐，有三个人入潭……”

“嗯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，来的人目的多分与这娃儿相同，洞门关闭没有？”

“已经关闭！”

“不必理睬，由他们去吧！”

“是！”

周靖不由心中大凛，既有三拨人入潭，显然那绿衣女莫绮华的奇门阵势没有阻住来人。

“王叔！”

“老奴在！”

“你看这小子的长相……”

“是的，的确像，可是小姐，忘了他吧，何苦折磨自己？”

“王叔，忘得了吗？”

“小姐……”

“你说这小子掌指不能伤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桀桀桀桀……是天意？还是巧合？”

周靖从对方的话语中，知道这老者和怪女人是主奴关系，但不知她口中的他是谁，自己的形貌与他相似，不知她将如何对付自己？

怪女人猛一甩头，纷披的白发荡向肩后，露出一张风韵犹存的徐娘面孔。

青春虽已退色，但仍可看出她当年必是绮年玉貌，一代尤物。

她并不老，但发如白银。

那目光，令人不敢仰视，无法分析，集愤恨、怨怼、冷森、肃杀在一起。

“小子，我美吗？”

这句突如其来的问话，使周靖大感愕然，但，他终于一颌首道：“美之一字，当之无愧！”

“如果时光倒流二十年？”

“必然令人倾倒！”

“可是二十年前，有人对我不屑一顾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被人玩弄之后，遭人遗弃，三天三夜，我头发尽白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所以我立誓杀尽自命不凡的英俊男人！”

周靖骇然再退了一步，一时答不上话来。

怪女人的面上，杀机倏浓，阴恻恻地接着道，“你，像那遗弃我的男人，那人死了，他的影子却在你身上，这是巧合，也可以说是天意！”

周靖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，暗忖，她必是因情场失意而变态，不知她将以什么疯狂行为加在自己身上，入潭之后的遭遇，是作梦也估不到的。

她遭遗弃之后，三天白头，可以想见她用情之深，所受打击之大。

她说遗弃她的那负心人死了，而她却迁怒所有英俊的年青高手……

怪女人紧接着说道：“谁说失去的不能追回！谁说恨海难填，哈哈……”

笑声充满了疯狂的意味。

枯瘦老者悚然叫了一声：“小姐！”

“王叔，我失去的，要从他身上找回，我的恨，要从他得到补偿！”

“小姐，你不能……”

“王叔，你下去！”

“小姐……”

“下去!”

枯瘦老者漫应了一声道:“是!”

双掌暴举,挟以毕生劲力,突然劈向周靖,势道强猛得令人咋舌。

周靖可能做梦也估不到枯瘦老者会突然施袭,而且双方距离仅有数尺,一个有心,一个无意,的确防不胜防。

怪女人暴喝一声:“王叔,你敢!”

“砰!”挟以一声闷哼,周靖被震得离地而起,飞射向石室之内。

枯瘦老者之所以全力施袭,目的是要毁去周靖,以遏止怪女人的疯狂念头,因为那念头太可怕了。

不偏不倚,怪女人伸手接住了周靖飞射而来的身躯。

周靖虽有“玄龟神功”护体,但这一击,已超过了神功极限,受伤在所难免,一口鲜血,全喷在了怪女人的身上。

怪女人惊叫一声,脱手又把周靖掷出,这一掷之势,力道奇猛。

“砰!”又是一声闷哼,周靖结结实实地撞在石室的门框上,再弹落地面,鲜血又告狂喷而出。

周靖自知伤势不轻,但一股强傲之气,使他扶创站了起来,目眦欲裂地道:“女魔,有一天我会把你碎尸万段,踏平这魔洞!”

怪女人嘿嘿一阵冷笑道:“小子,你永远没有机会了!”

周靖咬牙哼了一声,一个纵身,扑向石榻,“三招碎尸”骤告出手。

但毕竟他是身负重伤之人,招式出手。威力大减。

“回去!”

栗喝声中,怪女人信手一挥,周靖踉踉跄跄地直跌撞到壁

边，才被室壁挡住身形。

“哇！”一股血箭疾射而出。

周靖回身紧贴石壁，借以支持摇摇欲倒的身形。

枯瘦老者这时已站到门边，凶霸霸地瞪视着周靖，看样子他随时会出手毁去周靖。

怪女人忽地发出一声幽凄的长叹，道：“王叔，我改变了主意！”

“小姐改变了什么主意？”

“我不想亲手杀他了，你代我下手吧！”

“老奴遵命！”

周靖心肝欲裂，怨毒的眼光，从怪女人移到枯瘦老者，又从老者移回怪女人面上，如果他此刻有力出手的话，他会毫不考虑地出手。

怪女人一摆手道：“慢着！”

枯瘦老者前欺的身形一窒，道：“小姐还有吩咐？”

“这小子练有护身神罡一类的武功，能维护心脉不断，普通掌指控制不了他的死命，现在，你先在他‘气海穴’上重重地点五指，破去了他的气功！”

“是！”

枯瘦老者应了一声，疾步走到周靖身前，伸指便朝“气海穴”上戳去……

周靖不由惊魂出窍，“气海”一破，全身功力就算完了，这样地死，的确不值，然而，他伤势太重，想反抗也不可能了！

就在此刻——

一条人影，从石室的角门中疾闪面出，一道狂腿，把枯瘦老者震退了三步。

“小芳，你做什么？”

怪女人怒声喝问。

周靖目光一转，只见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女，正以一种复杂的眼色注定自己，他暗自奇怪，这陌生女子何以要出手阻止枯瘦老者！但那眼色，使他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。

怪女人再次出声喝问：“小芳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师父，他……”

“他怎么样？”

“请师父饶他一命！”

怪女人陡地目射寒光，厉声道：“什么，你为他求情？”

“徒儿不敢！”

“你认识他？”

“这……是的！”

周靖大感意外，这风华绝代的黄衣少女竟然承认与自己相识？

“你爱上他了？”

黄衣少女粉腮顿呈苍白，讷讷不能出声。

怪女人冷冷哼了一声，阴森森地道：“小芳，你说你是不是爱上了他？”

黄衣少女咬紧香唇，点了点头。

周靖更加茫然不解了，这黄衣少女竟然应承爱上了自己，这简直从何处说起，自己与她根本是面都不曾见过呀！

怪女人突地嘿嘿狂笑起来。

黄衣少女面色更加苍白，额角鬓边，渗出了点点汗珠：

枯瘦老者，一脸焦急之色，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小芳，你疯了！”

怪女人笑声一敛，以一种栗人的音调道：“小芳，为师的把你从小带大……”

黄衣少女双膝一曲，道：“师父鸿恩，天高地厚，徒儿没

齿难忘!”

“哼，说得好听，为师的要你出外办事，你却去和这小子谈情说爱，公然还敢承认爱上了他……”

“徒儿知罪了!”

周靖可就满头雾水，弄不清眼前是真是幻，他生平与这黄衣少女未谋一面，而对方竟承认是他的情人，真是匪夷所思的怪事。

“小芳，你犯了为师的生平大忌?”

“徒儿知罪!”

“你和他交往多久了?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仅是半年来的事!”

“你真是爱他?”

“徒儿……”

“说呀，不然你会后悔?”

黄衣少女抬头看了怪女人一眼，又迅速低下头去，以几乎不可辨的声音道：“是的!”

“为了爱他，不惜负逆师之名? …

“徒儿不敢!”

“你知罪否?”

“徒儿知罪了!”

“如此起来!”

黄衣少女怯怯地站起身来，垂手低头而立。

怪女人默然了片刻，突地声色俱厉地道“你确实知罪了?”

“是的!”

“如此听着，把他毁了!”

黄衣少女蹬蹬蹬一连退了数步，娇躯簌簌而抖，凄声唤道：

“师父……”

怪女人双睛一瞪，道：“你说你知罪了？”

黄衣少女珠泪骤滚粉腮，位声道：“师父……”

“你下不了手，是不是？”

“望师父垂怜，放过他……”

“住口，你这大逆不道的丫头，竟敢违背师训，反抗师命。”

枯瘦老者在一旁忍不住道：“小姐，可否由老奴下手？”

“没有你的事，少开口！”

说着，戟指黄衣少女道，“丫头，目前有两条路给你走，第一，你毁了他，第二，你自毁！”

黄衣少女深深地瞥了周靖一酿，毅然道：“师父，徒儿死后，你能放过他？”

怪女人栗声道：“你愿意死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周靖堂堂男子汉，岂能让一个陌生女子为自己而牺牲，虽然他无法想象这黄衣少女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他终不愿欠上一笔无法偿还的帐，当下激颤地道：“姑娘，你不能死，在下与你……”

“周郎，这是我自己甘愿的！”

周靖登时一愕，黄衣少女竟然称他为周郎，这是从何处说起？

“姑娘，你不能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在下不愿欠姑娘这笔恩情！”

“我说过是我自己心甘情愿要这样做！”

怪女人面孔铁青，暴喝道：“丫头，为师的可以抚育你，一样可以毁灭你。”

“师父请下手吧，徒儿死而无怨，但求……”

“嘿嘿嘿嘿，丫头，你死他岂能独活？”

“师父一定不放过他？”

“办不到！”

黄衣少女向周靖身侧移了两步，怆然道：“周郎，生不能比翼，死后愿作连理……”

周靖颤声道：“姑娘，你这是为何，我们根本不相识呀！”

黄衣少女泪随声下，道：“周郎，我就是……”

怪女人陡地跳离石榻，一掌向周靖当头劈落。

黄衣少女尖叫一声，娇躯向前一迎……

“砰！”挟以一声凄厉的惨号，黄衣少女张口射出一股血箭，人也跟着栽了下去。

周靖五内皆裂，狂吼一声：“女魔！”

连喷了三口鲜血。

黄衣少女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双臂一张，嘶声道：“周郎，吾爱！抱住我！”

惨厉之状，令人不忍卒观。

周靖已无选择的余地，双臂一张，和黄衣少女拥抱在一起，心里可就说不出是一股什么滋味，因为在这一刻之前，他根本不认识她呀。而她竟然愿为自己而死，事实不由他不相信这女子是真的爱他，但，他又不能相信，这确实是匪夷所思的怪事。

怪女人双臂齐扬，阴森森地道：“我就成全你俩吧！”

双掌照两人头顶，猛然下拍。

突地——

在掌锋将要触及两人头顶之际，怪女人一声长叹，收回了双掌，颓然退回到石榻之上，口中喃喃地道：“难道是我错了？”

这一突然举措，大出周靖和黄衣女子意料之外。

怪女人何以突然改变主意？

她说，难道是我错了，是什么意思？

黄衣女子脱出周靖的怀抱，怔怔站立。

怪女人低头沉思，纷披的白发，重新掩盖了她的面目。

石室中顿时呈现一片死寂。

足足有半盏热茶的时间，怪女人才抬头道：“王叔！”

“老奴在！”

“到丹室中把那本小册子拿出来！”

“小姐……”

“快去！”

枯瘦老者惑然不解地瞟了怪女人一眼，从偏门出去……

室中又回复方才的死寂气氛。

周靖在这一段时间中，业已乘机功行五周天，“玄龟神功”的确不同凡响，只这短短的时间，伤势已好转了一半。

黄衣少女，不时地偷瞥周靖一眼，脸上惊怖之色未退，显然，她也摸不清她师父将要做些什么。

她何以不惜一死，以维护周靖，而且承认爱他，这是个耐人寻味的谜。

不多时，枯瘦老者手捧一本薄薄的半尺大小的绢册走了出来，恭送到榻前，道：“小姐，取来了！”

怪女人冷冰冰地道：“交给他！”

“什么！交给那小子？”

“照我的话做！”

此举又大大出乎周靖和黄衣少女意料之外，怪女人先是要杀他，现在又主动的把这轰动武林的奇书交给他，她到底在弄什么玄虚？

枯瘦老者万分不情愿地扬手一掷道：“小子，接住！”

周靖伸手接住，禁不住一颗心怦怦而跳，“黑箱奇书”，总

算到了他的手中。

封面上四个业已剥蚀的描金篆字，映入眼帘：“共工残简。”

“共工！”周靖忍不住脱口念了出来，骇异之色，溢于言表，他记起幼时听过一则神话，大意是：“共工氏头触不周山，致使地陷东南，天倾西北，女蜗氏炼石以补天……”

当然，这只是传说中的神话，想不到果有“共工”其人。

再看，下方还有一行小字：“第一百零五传弟子段木敬镍。”

不由暗自点头，在共工氏当时，还没有文字记事，原来是由他后代的弟子镍传的，既称残简，当然不言可喻不是共工氏武功的全部。

不论“共工氏头触不周山”的神话，是真是假，“共工氏”是一位上古奇人，已无疑义！

他遥想当年“玉面无敌”甘祖年，获得这本奇书，而博得“无敌”两字称号。

倏地——

他想起“血女”甘小梅，她该是这本书的当然主人，不由心中一凉。

人无情不立，这本书还是待机交还甘小梅，他暗自作了决定。

怪女人刺耳的语音又告响起：“周靖，听着！”

周靖悚然一震，道：“洞主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“这本‘共工残简’，必须童身之体，方能习练，而且限于男性……”

“哦！”

“书中文字奇奥艰深，非有夙慧的人不能领悟。”

“哦！”

“昔年‘玉面无敌甘祖年’据说只习得其中五成，便无敌天下，可以想见这本奇书的珍贵。”

周靖奇诧地点了点头。

怪女人又道：“本洞主把这本天下无双的上古奇书交给你是有条件的！”

周靖心中一动，道：“条件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玉面无敌甘祖年，武功天下无敌，而竟遭人暗算而死，本洞主的条件是你一旦习成无敌身手，要负责找出甘祖年的死因，和下手的凶徒，为他报仇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周靖心念疾转，自己根本无法习成奇书所载的武功，因为这书的主权，该属于“玉面无敌甘祖年”的女儿“血女甘小梅”，她是他女儿，报仇的事，她是责无旁贷。

但，他又不想说穿，因为关系着“血谷”之密。

一时之间，他答不上话来。

怪女人稍停之后，厉声道：“周靖，你办得到吗？”

周靖暗忖，大丈夫何事不可为，自己与甘江临危结义，他父亲也就是自己的父亲，心念之中，沉声道：“在下应承！”

“应承之后，就须实践！”

“当然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！”

他心里却在疑惑，这怪女人为什么会提出这种条件，难道她与“玉面无敌甘祖年”之间，有什么渊源不成？

怪女人点了点头，向枯瘦老者道：“王叔，送他出去！”

“小姐已决定这样做了！”

“不错！”

枯瘦老者朝周靖一挥手，道：“小子，你造化不浅，跟老

夫来!”

周靖目注黄衣少女；道：“姑娘盛情，在下当永记不忘!”

黄衣少女幽幽一叹道：“周郎，但愿你记住今天的话!”

“我会的!”

“请保重!”

“姑娘自珍，哦，还没有请教姑娘……”

“我叫黄小芳!”

“黄小芳!”

“是的，走吧!”

周靖跟在枯瘦老者身后，离了石室，转入另一条岔道，已不是来时的路，忽高忽低，转折甚多。

盏茶工夫，来到洞道尽头，枯瘦老者伸手在洞壁一按，那看似浑然一体的石壁上，竟然裂开了一道门户。

枯瘦老者往旁边一侧身，道：“小子，到了，出去吧!”

周靖片言不发，一跳出洞。

洞门在周靖跳出之后，立即关闭。

晚风夕阳，入目一片郁郁苍苍，澎湃的江涛声，清晰可闻，“回龙潭”在脚下翻卷着雪白的浪花。

此地，是“回龙潭”畔的半峰间。

周靖定了定神，从苍林的隙间下望——

这一望，使他全身陡地震颤了一下，几乎失口惊呼。

“回龙潭”畔，尸积如丘，滩滩洼洼的血迹，令人怵目惊心。

不言而喻，他入潭之后，潭边经过了一番恐怖的杀劫。

从尸体的眼色上，他认出十之八九都是“一统会”的属下，因为武林中任何帮派，没有整体穿白的。

但另外的一些是何方人物呢？

以“一统会”遗尸的比例来看，这另一方的人物，必非等

闲。

但，也许，双方都是牺牲者，下手的另有其人。

突地——

他想起了那神秘的绿衣女子莫绮华。

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她借给自己用的“辟水珠”。

她到底是什么来历？

难道这怵目惊心的血腥场面是她的杰作？

可是，这想法似乎不能成立。“一统会”高手如云，莫绮华纵使功力通玄，也不可能独造这大的血劫。

照理，她应该在潭边等候自己！

心念之中，目光不由自主地朝潭边各处，仔细地搜索，一遍又一遍，终无所见，一个可怕的念头，使周靖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。

难道她也成了积尸之中的一分子？

他想，如果没有莫绮华借给他“辟水珠”并为他断后，他不能顺利地取得“共工残简”，于情于理，对她的生死下落，该查个水落石出。

正待振袂下峰……

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娇唤道：“周郎！”

周靖心头一紧张，已知来的是谁，忙回身道：“姑娘，是你！”

来的，赫然是“水府洞天”之中的黄衣女子黄小芳。

黄小芳叫了一声之后，不再开口，只把一对含情默默的眸子，紧盯着周靖。

周靖大感窘迫，尴尬地一笑，长揖到地道：“在下敬谢姑娘成全之德！”

黄小芳展颜一笑，这一笑，有如春花怒放，迷人至极。

周靖不由心里一荡，面上一阵热辣辣的，讪讪道：“姑娘，